

三

和合拍賣行  
地址：南新街

托他設法。將小谷催歸。那老桐生硬和吉。計。拖他赴蘇游玩。順道搭輪回杭。當下車抵蘇州。兩人同到閶門惠中旅館開房間住下。吉相馬上打電話請當事人來接洽。隔不多時。一個時髦姑娘推門而入。吉如殷勤招待。小谷把彼美仔細打量。約摸二九年華。截髮時妝。眉清目秀。肌膚白淨。旗袍革履。好似大家閨秀。聽他講話。却是上海白。所談公事。聽不清楚。但知是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守待女郎去後。纔向吉相問道。彼美是誰。看他像個大家閨秀。爲什麼拋頭露面。和人訴訟。吉相道。她是上海灘上。第一個自由由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階級制度。一古腦兒。都被她打倒。拋棄。毫富家庭。跟着一個窮措大逃到蘇州。不料被她打倒。胞兄趕來。把她所情人。捉歸官裏去。現已決解監禁一年。

一短一  
惡因孽果 奇渭 (續)

不離遠行強迫，於是慇懃倍至，單戀加濃，嬌語嗔囁，柔情款款，卓若兩日不至，必令僮僕往召，然卓雖墮魔障中，卒未答其所情，兩岫痕亦未再，以是訝重提。涼時節，擊球之餘，或賞藝術，或作閒談，以消晷日而已，然而，層牆有耳，伊倆之行動，早爲一人監視矣。

蜂蛭有毒，彼耽耽恨含其側者，即稼鶴也，稼鶴以卓視己恆冷落，而其故待卓勝己百倍，心嫉恨之，暨見岫痕對卓亦頗垂青，彼更恨如

可乘，將鑄其陷人詭術，乃自計館  
絡宅中下人，竊注意伊倆之舉止。  
一有被其認爲非禮者，則必畫蛇添  
足，隨意譏罵，以奔告其叔曰：『  
東阜與三孀赴某舞台觀劇矣』；  
『東阜與三孀往某影院觀劇矣』  
『曰：……』鼓其簧舌  
話裏含機，P司令索知其住，洞悉  
其奸，覩其啓齒，即呵斥之，僅答  
之曰：『我已早知，毋庸贅告』  
蓋彼知阜爲誠實青年，必不見有其  
何不規之作也，無如舍沙刺藤，空  
作風濤，纔言動人，亦殊可畏，一  
日者東阜與岫痕之厄運至矣；

(未完)

捉放爲現代舞台上常見之戲，然演者率多放而不捉，因在放而小捉之牢劇戲中，猶有矛盾之點，上場曹陳初遇呂伯奢，呂挽彼等至家中，陳猶疑而曹深信之，殊爲不當，再者呂家有

○她捨不得情人。獨居牢獄。托我提起上訴。小谷道：「此愛情專一的女郎。自由戀愛。史上可以放一異彩了。吉太息道：『愛情雖然專一。可惜所遇弄人。否則。當此自由年代。既然男貪女愛。便是純粹的和姦。法律所恕。不會判一年監禁了。』小谷問道：『請你宣佈兩造姓名。』既經法庭判。曉得的人也多了。何必越過包圍呢。』吉回答道：『她的歷史。說來話長。你不嫌煩絮。待我細細地講給你聽。』彼姊上海富室千金黃慧如。和家中的男僕陸根榮。自由戀愛。卿我我。儼如夫婦。後來慧如與富商貝氏子。訂結朱陳。初雖曾表示不願意。家長不依。徒喚奈何。不料隔不多時。黃陸的戀愛史。竟會傳入貝氏家長耳中。馬上撤銷婚約。黃貝氏如何會得悉這段秘密史。原來根榮的孀娘陸媽。出慧如家幫工。偶然與慧如母親口角。遂被驅走。陸媽以爲如既知我曉得她的秘密史。必能替我設法挽回。等在頭店裏守了三天。杳無音信。啣恨回蘇。托人尋問慧如去失竊幫傭。把慧如的醜史。在主人面前和盤托出。好姻鴛就此拆散。慧如胞兄得悉妹子與根榮有染。立地將根榮捉。不料根榮於深夜潛入黃家。



**專門口 蒜豆豉**  
 零 口 五 每  
 二 八 香 斤  
 千 千 二  
 批發 莊 格 外 減 價

康寧機

批發處 往西京大橋

小舞台

最妙消暑

總府衙中設  
福館對門製  
廠樓上黃金  
舊店建南土  
恒一杯三兩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暖  
天上弄人團

克淋白濁康

初起久患一一靈效  
凡患此症者不論男女  
不論寒暑不論遠近  
不見其效洋錢退還  
每小瓶一元  
每大瓶五角

成發  
萬豐  
藥房  
東大街  
藥房  
藥具  
藥用

國廣告價目  
本報館設在廣州  
西關大新街  
第五十號  
以內  
日收銀二角  
大廣告及大埠不

除斑美容  
功效第一  
請用天女牌

換面金丹  
總批發處  
中外大藥房  
經售處  
本埠各大藥房

長篇小說

卷五十二

雨濕芭蕉讀書燈畔敲棋子  
花撲重簾西紗窗下繡鴛鴦

又央告着徐草蓮，好姐姐，你同我走一走罷，我二大姆給你打結子呢。徐草被他纏不過，只得立起身來，小丫頭走過來，蘋果格格的笑道，救命王菩薩，你走罷罷，徐草見他那副孩氣，也不由笑了起來，二人手挽手步下樓梯，徐草在牢路

問道，蘋兒，你方才唸那詞是誰做的，蘋兒足蹴着地下的落葉迴，最小娘做的，徐華笑道，你小姐已有了婆家了嗎，蘋兒搖了一搖頭，莫有，徐華歡諾道，莫有，是怎麼一回事呢，蘋兒抬起頭來，望着徐華笑道，是怎麼一回事呢，徐華笑道，好妹妹，你說給我聽，蘋兒也笑道，好妹妹，你說給我聽，徐華笑捧脫蘋兒的手道，你不給我說，我更回去了，蘋兒死拉着徐

玉獅帶初集

大本平裝一巨冊，計三百餘頁，附圖三十餘像，並加題詞，選國評序，用上等新開紙大號精印，五彩封面，繪蘇方夜入相府刺殺魏料狀元，刻已出書，

道，不行，你得先給我立個誓。徐羣隨便立了個誓。蘋兒方才說道，我們小姐，並不是夫人親生，這個話還是上房裡碧玉姐告訴我的，老爺撫我們小姐時，我們公平發真有生，自從夫人有了公子過後，對待我們小姐，便較我們都不如了。冷！又說冷了，熱！又說熱了，我奉的時候，時常都看見我們小姐抹淚流涎。雖然他天性豪爽，不計嫌怨，但處國這日子裡，又怎麼不時傷心，因為有故，他住在上房裡，聽着老爺說一個人，徐羣道，甚麼人呢？蘋兒偏着頭想了一會道，呵，是徐羣。徐羣心裏突地震盪了一下，蘋兒接着說道，我們小姐，原籍是江南丹徒縣人，曾與徐

，唸嗎。蘋兒續，  
絲絲垂柳路三叉。風也鼓斜。日也鼓斜。波光草色綠無涯。春到兒家。郎住誰家。  
天南地北事舟車。拋盡年華。消盡才華。自彈哀怨入琵琶。人瘦梨花。命薄桃花。  
蘋兒嬌嬌吟着，徐學慢慢的將頭低下去，蘋兒道，雲英姐，小姐做的，還不止這一首呢，其餘的，我都記不得了，有一首，只有一句我記得，是甚麼，曾記小庭月下笑語捉迷藏，呀，我們儘管說話，你看日已西斜了，走盡，

大明廿七

LEO-

第三十回 公孫賓歷城逢故雨 杭緯之借傘得奇禍

但也沒法，不憐教人家失信，祇得求褚二想法，派個人護送，褚二纔沒開口，公孫策早就接口說，計兄，反正兄弟要和八大羅漢相會，也沒其事，褚二又是認錯的，碰巧也可介紹，不如惹兄保了父爺去，免得他一路耽憂，計全勝求及回官，褚二已應聲道，公孫兄之賢有，理依愚見，不如計爺送父爺進京後，再到寒舍來，同公孫兄一齊到汝上驛去也好，或是將八大羅漢請了來，也未嘗不好，公孫策聽，兄弟還要往江南去走走，計兄到京去後，回到此地，兩下或可錯失，會到頭，這樣罷，咱們以明年今日爲期，在此取齊如何，褚二道好，我即按着日期，索興邀幾個朋友來聚聚，大家介紹介紹，組一個羣英會，請來也好互相扶助，父相如見他這一說，心花也放了，計全勝見褚二公孫策二人這般說，只得向公孫策道歉，答應了父相如，保他進京，父相如千恩萬謝，先謝了褚二公孫策二人去原屋之情，又謝了計全勝寬允之德，即刻告別動身，同着計全勝，押着貨駒，進京城去了，公孫策當日也就同褚二告辭，褚二留他盤桓幾日，公孫策道，兄弟往南方去，尚須

時日，且待來年到府時，再多少打擾幾時，那時暢領雅教。此刻須得先往南方走避。請二位他堅要走，不便強留，祇得即刻送別。堅約明年請早，公孫策答應，稱謝而別。迺跣足步，向南而行，一路飢餐渴飲，那日到山東歷城縣境，窮到城門口，公孫策正向城門洞內走避，突然迎來了一人，高呼道：「公孫兄，久違了，公孫策聽見有人呼喚，抬頭看時，可是只認得那人面龐，至於名姓却記不起了，祇得呆望着，一言不發，那人笑道：「公孫兄，你也不認不得小弟了。」公孫策聽他這般說，祇得問他貴姓，那人笑道：「小弟文天樂曾和老兄同過學，怎麼老兄就記不得了。」公孫策陡然想起來，當年在書房中頑皮的，也有文天樂在內，事過境遷，多年不見，久已忘却，這會兒陡然遇着，連帶的想起上書房的皮情形，不由暗中說聲慚愧，忙向文天樂拱手道：「原來是文兄，恕兄第一時眼生，請勿見怪。」文天樂笑道：「多年不見，這也無怪其然。」公孫兄，你此番由那來呢？」公孫策道：「奉師命下山訪友，乃係浪迹至此，文兄怎麼也在此地？」文天樂道：「小弟因家塾到此學習生意，滿師之後，蒙先生之情，贅小弟為婿，如今已有幾年，這會兒調城外去收賬，公孫兄惠係初到，尚未覓定下處吧？」公孫策道：「恭喜恭喜，文兄以聚了嫂嫂了，兄弟還未找下處。」

易字詩酒令

△零言碎語

答。從此君王不  
 罕朝。  
 落葉西風第一  
 花。問何如非東風  
 答。東風不與蘭  
 郎便。  
 可憐宿鳥倚新  
 妝。問何以非飛燕  
 答。伯勞飛燕各  
 東西。  
 桃雪爭春寒骨  
 降。問何以非梅。  
 答。江城五月落梅  
 花。  
 西宮夜夢  
 香。問百花何處去  
 答。山城雨過百  
 花殘。  
 好是寒風湖上  
 亭。問何以非春風  
 答。春風不度玉  
 門關。  
 無鄰金閨裏  
 歡。問何以非愁。  
 答。閨中少婦不知  
 愁。  
 (未完)